

看见义乌

源于商业习俗 发于忠义节风

——浅话近现代义乌商业文化

义乌,因市场而兴,因商贸而名。2024年,是商城义乌再次火热出圈的一年。“五一”假期,来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创客式”旅游等话题频上热搜;“十一”长假,我市上榜最受游客欢迎的县域旅游目的地,并位列全国第二;10月21日,2024义乌商贸大会举行,致力汇聚全球精英的智慧和力量,引领推动义乌商贸发展再突破、再提升、再上新台阶……

美国学者波特说:“一个地方最大的资源是文化,一个地方最能打动人的是文化,一个地方与外地人交流最好的资本也是文化。”千百年来,醇厚弥新的义乌商业文化,早已融入义乌人的血液,滋养着这片热土的根与魂,推动义乌不断蝶变、创新和发展。

义乌商贸业究竟有何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义乌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义商创业史。据《义乌商帮》一书所载,义乌商帮商贸活动的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在中华民族商业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记;一代又一代义商凭借自己的睿智和勤奋,成就了勤行天下、诚立天下、义感天下的商帮精神。

义乌商贸业源自本土风俗

在《义乌丛书》已经出版的300多册书籍中,《义乌商帮》被认定为“翻新杨柳枝”之作,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方位、多视角,较为系统地梳理、整合义乌商帮的起源、发展与壮大过程的书籍。

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精神现象,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传承性。

书中所述,有学者认为,义乌商贸业的真正渊源,是小商品交换所内生的商业习俗文化。纵观历史上有影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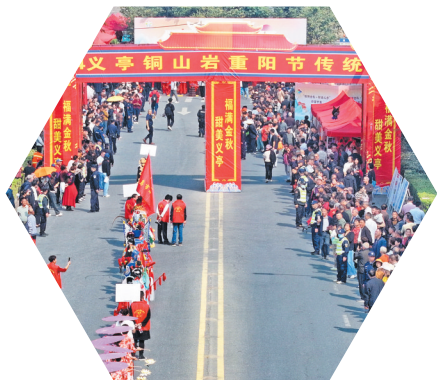
志书、舆地书对义乌风俗的记载,概括起来有勤学好问、善于进取、趋利经商等。

先客后主、善待他人,这一好客习俗在义乌民间由来已久,自然而然被带入了商界,形成了义乌商帮合作互赢的特质。在义乌商界,先辈们留下了不少智慧的箴言:“算计别人一千,自己划到八百”,告诫后人切不可行奸诈、欺骗之事;“人赚九我赚一”,强调不光自己要赚钱,而且要给对方留出盈利空间。

《淮南子·说林训》曰:“决千金之货者,不争铢两之价。”对此,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元老之一范四木曾在传授营销策

略时,多次灌输“赚一角(钱)饿死人,赚一分(钱)撑死人”的经营理念,并举例说明:“一个商铺一天零售一件衬衣,赚了10元钱;而另一家商铺一天批发衬衣1000件,每件利润虽仅1角,一天能赚多少?”

博纳包容,则是义乌民情风俗的又一鲜明特征。从“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的朴素观念出发,义乌人自古以来就以平等互惠的姿态热忱欢迎外来者。义乌人不欺生不排除外,讲究“我赚钱你发财”,友善相处、互利共赢,形成了明理、诚信、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质,因而能客引四海、货揽八方。



义亭铜山岩传统庙会流传至今。

敲糖换鸡毛 抱团闯天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育一方人。《义乌商帮》记载,义乌人敲糖换鸡毛之生涯,应该是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乾隆年间盛极一时,从而形成声势浩大的“敲糖帮”,全县约有糖担万副。其中,义乌兵融入后,不仅使“外延”得以扩大,人数不断增加,而且内涵也得以充实,素质不断提高,从而使“敲糖帮”有了质的跃升。

敲糖换鸡毛“商帮”抱团闯天下,源于义乌兵的行伍文化和军事化的组织管理。据胡琦先生撰写的《义乌“敲糖帮”》一文介绍,敲糖帮有了“坐坊”(也就是把头),其组织有“糖坊”“站头”“行家”“老土地”四种,职责分明,权责明确。这种组织较之原先的各行其是、各走其道的无序竞争大大前进了一步,使原本分散的个人行为形成了有着精细分工和合作机制的经营群体,通过个体之间的分工合作,以群体的形式来实现市场的有序,提高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使资源更为充足,流通更为顺畅,销售更为便利,使小本生意的货郎交易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成为可能。

除了组织较为严密,经营线路也较为固定,从而形成了类似大商业的跨区域经营网络和市场体系。据《义乌“敲糖帮”》介绍,兴盛时,敲糖帮外出经营的线路主要有三条:南路、中路、北路。南路以廿三里镇为第一站,金华孝顺镇为第二站,经汤溪龙游各“站”,至衢州。衢州是“敲糖帮”的南、中两路的“总站”,所以“站头”最大,所属“分站”多至二三十处,可以同日供应两三千副“糖担”的膳宿和批糖、批货。各“糖担”均须在此中转,做好人江西或进皖南的准备。经衢州中转,再西行过江山进入江西,经玉山至上饶。上饶也是“总站”,由此部分前往赣南、赣北做生意,部分则横穿江西,继续西进,直至长沙。中路,则经衢州北上进入安徽,辗转皖南、安庆、合肥、蚌埠等地,再折回浙皖交界的宁国。宁国与临安交界处有个仙霞村,这里就有好几家义乌人开的糖坊。“糖担”在此批糖后,经浙西昌化、建德等地,取道兰溪返回义乌。北路,以苏溪镇为第一站,向北过诸暨而入萧山,“敲短路”的“糖担”在此或西入富阳、临安,或东赴绍兴、余姚、宁波等地;“敲长路”的“糖担”则大多投杭州南星桥中转站,再往北向嘉兴、上海、南京进发,乃至远赴苏北徐州。

“就这样,敲糖帮通过分工合作的组织体系,将经营范围扩大到东南各地,原本细碎的货担交易也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小商品物流圈。这种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经营网络,是同期其他地区小商贩经营活动中十分少见的。”在《义乌丛书》之《奇迹的背后——义乌商贸文化的历史透视和现实解读》中如是评价。

诚交天下客 义纳八方财

义乌人重视操行节义,根深蒂固。在义利取舍上,主张怀义而去利,坚持视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视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视道德原则高于利益原则。

正是在这传统忠义节风的影响下,义乌商帮尤为注重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秉承的经营法则是:仁中取义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

受大环境的影响,清末民初,义乌商贸业得到较快发展,且出现了值得后世称道的良商义贾。“金永和”是民国时期廿三里镇的知名商号,主人金重辉克勤克俭,勤勉治业,严谨治家,为人行事、经营业务皆凛凛恪守祖训——居安逸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泊。虽然家财万贯,对乡邻慷慨大方,但金氏夫妇,子孙一年到头吃的是野菜掺入的菜饭。当遇到严重灾情时,他拿出上千银圆代贫困农民补交税款;当青黄不接时,他对贫困户“量给分斗”,主动接济;当全县募集救济农村寡妇生活基金时,他更是匿名踊跃捐款。

诚信是立业之本、固业之基,因而义乌人将诚信视为“金名片”,着力打造诚信社会,净化商城经济,规范市场行为。

义乌“敲糖帮”,在施善行义方面也做出了表率。北路“总站”南星桥是义乌城郊西江桥村陈大泮所开设,店名为“陈泰兴”。坊内备有空糖担数百副,专供流落在杭州的无业义乌人租用。只要是生活困难、无以为生的义乌人,都可以到该糖坊去要求加入敲糖生意的经营活动。糖坊不仅除租糖担、糖货和垫付食宿之费,而且帮助介绍帮中的“年伯”,随帮伙学习生意之道,在经营回来后,再结算账目。

“诚交天下客,义纳八方财。”这种先义后利、以义赢利的心智素养,成了义乌商帮最重要的经营之道。同时,与人为善,待人谦和,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成了义商成功与致富的秘诀。正是在义利并举、讲究诚信理念的孕育下,义乌商贸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迥异于唯利是图者的精神风貌,义乌“拨浪鼓文化”在商史上大放异彩。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铜山岩庙会的节目表演。



老街上留存的旧时商号印记。



保留至今的“上街”。

三大传统市场人潮涌动

商业活动一般是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逐渐固定在几个地区,也因此形成了集市。而“城市”则由“集市”演变而来。

据《义乌商帮》考证,义乌传统市场有三种形式,即集市、庙会与物资交流会。

据清嘉庆七年(1802年)编的《义乌县志》记载,当时的集市已发展到29个,与万历年间相比,几近增加了一倍,“义乌的集市实为全(金华)府之冠”。另据近人魏颂塘《浙江经济纪略·义乌》记载,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义乌已有4镇(廿三里、佛堂、上溪、苏溪)23市,分布于东、南、西、北四乡,形成了以镇为核心的二级网络和贸易体系。

早期的集市以日中为市,后来又出现早市、晚市。集市多属综合性物资贸易市场,也有以一种或几种物资为主的专业市场。例如,当时的稠城就有红糖市场、小猪市场、粮食(贩六陈)市场、竹木市场、柴炭市场、山货市场等。其中,红糖市场在

南门外河沿胡公殿前,平时日交易量有数吨,到了农历十月至十二月新糖上市季节,日交易量增至20吨左右。民间素有“宗塘豆腐山口柴,东江桥下捞水柴”“扫帚畚箕出巧溪,楂林烧炭豆腐皮”之谚。此外,还有季节性市场,诸如青枣市场、果品市场、柏籽市场等。至于集市日期则约定俗成,为便利群众买卖及解决业务矛盾,相邻市集错开交易,以农历为准,有逢单、逢双或逢三、逢五等。

随着商贸业的日渐兴旺,一些集市已发展成为商业集镇,诸如廿三里镇、苏溪镇和佛堂镇,而在县治所在地稠城,则分上市、下市。一些集市则发展为街,如上市街、下市街。

农村的商贸业活动,除了集市,就是庙会。随着宗教活动逐渐世俗化,庙会的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义乌风俗志》记载:“不单为敬神,抑且为城乡交流物资,例如,稠城之三月廿八、十月十五,廿三里镇之九月初九,佛堂镇之十月初十,义亭之九月初九,苏溪之八月

十五等。届时请戏班演出戏文,以号召群众。商贸云集,百货杂陈,盛况空前。”

据记载,民国期间,义亭铜山庙逢十年大典,请了十一个戏班演戏,热闹非凡。

想不到的是,铜山庙十年大举行90年后,在海外竟出版了一本含有研究义乌庙会内容的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与庙会》。作者顾尤勤是美国南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他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在这本书中以义乌作为样本予以剖析。1998年以来,他数次前往佛堂镇,寻访考察庙会活动与中国商业发展的历程,回到美国后据此整理了一篇《因宗教目的而建的商业城镇——以佛堂为例》的田野考察笔记。在他眼里,佛堂代表着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侧面。“义乌的庙会确实在国内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看来,义乌庙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那些经常出没于庙会的民众和商人提供一个物资供应与商品流通的平台。”书中,顾尤勤对义乌庙会作了中肯评价。

